

陸桴亭思辨錄輯要

一



陸桴亭思辨錄輯要

一

陸世儀撰

中華書局

陸桴亭思辨錄輯要

此據正誼堂全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原序

余既編輯濂、洛、關、閩之書。以示學者。而於古今著述之家。有一言之幾於道者。皆欲表而出之。以爲羽翼。爰得桴亭陸子思辨錄一編。愛翫不釋手。乃重訂以行於世。而爲之序曰。內聖外王之道。燦著於六經。折衷於四子。而發揮闡釋於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。至矣盡矣。不可以復加矣。後之著書立說者。非淺陋卑近。則淪於空虛。入於邪異。師心自用。畔道離經。謂之不知而作可也。故有志聖賢之學者。惟取六經四子。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。虛心學問。俛焉日有孳孳。而著書立說。不惟不可。亦不必也。雖然。中庸言博學審問。而卽繼以慎思明辨者。蓋思之欲其慎。然後體之於身者。精切而不浮。辨之欲其明。然後措之於事者。詳密而不紊。斯能收學問之功。以爲篤行之地。此陸子思辨錄之所爲作也。陸子隱居講學。無當世之責任。而內聖外王之道。存之不忘於心。談之不離於口。其所思辨者。不外於六經四子。周程張朱之旨。而補苴張皇。不遺餘力。時可以佐佑六經四子。周程張朱之旨。所未及。筆之於書。其思精切而不浮也。其辨詳密而不紊也。六經四子。周程張朱之書。譬則神農本草。黃帝內經。長沙。河閒。東垣。丹溪。諸大家之奧博精深也。得陸子爲之別。其溫涼升降之品。指其臟腑經絡之微。釋其處方用藥。君臣佐使之宜。而又自出妙心慧眼。審運氣之不齊。酌方土之各異。務使用之者。可以砭膏肓而起痿廢。則陸子之爲人心世道計者。至深遠矣。豈與夫師心自用。畔道離經。漫欲著書立說者比哉。或以陸子爲朱子後一人。則

余不敢知。然其於內聖外王之道。六經四子。周程張朱之書。思之辨之。既已有素。不可謂非正學之干城也。且既以思辨名書。則卽以陸子一人之思辨。發天下後世學者之思辨。亦何不可之有。故序而刻之。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冬。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。

馬序

君子著書以傳道。道不備而傳書。書傳道未傳也。夫道何昉乎。是太極之所以生。天生地生人物。而聖人之所以參天地。育萬物。起化於一心者也。其原至遠。其理至微。其體用至正。而至大千聖百王。傳之孔子。孔子備千聖百王之傳。後有作者。不可及也。然其後賴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傳之。又賴周、程、張、朱、四君子傳之。得一傳之人。則聖道明。久之而不得一傳之人。則聖道明而復晦。故天下不可無傳人也。自朱子迄今。五百餘年矣。其間非無人。但傳之而適以叛之者有之。傳道而不能盡道之分量者有之。吾謂非明睿之資。不足以見遠。非廣博之學。不足以窮微。非有折衷諸子百家之識力。不足以崇正而闢邪。非有損益唐虞三代之才幹。不足以抑小而務大。今梓亭先生著述甚富。而微言奧義。尤炳著於思辨錄一書。有無遠不屆之聰明。無微不究之學力。又存之極其正。推之盡其大。直接危微精一之心。傳宏開起弊扶衰之道統。其天人性命之際。不過諸儒所已言。至於純粹透徹。使智愚皆暢然各得者。非諸儒之所能言也。其井田封建等制。初非大儒所不能言。至於畫一變通。使古今皆可確見施行者。即大儒鮮有能言之者矣。天生梓亭。是曾子以下六七子之靈之所憑依。以光大吾孔子之傳者也。是書行。吾知叛道者有所畏而不敢。不能盡道者有所企而思奮矣。晉陵同學弟馬負圖肇易氏拜敘。

傳

梓亭先生。姓陸氏。諱世儀。字道威。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。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。有所得矣。既而翻然曰。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。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。凡皆以祕惜此精神也。如此則一廢人耳。縱長年何用。乃亟棄之。作格致編以自考。曰。敬天者。敬吾之心也。敬吾之心如敬天。則天人可合一矣。故敬天爲入德之門。及讀薛敬軒語錄云。敬天當自敬心始。歎曰。先得我心哉。自言於性學久而始融。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閒。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。蓋三折肱矣。世之略見者。恐言之太易也。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。一見卽奇之。曰。他日必以魁儒者。張受先謂之曰。講學諸公寥寥矣。叢山其今日之碩果乎。曷與我往叩之。先生擔簦從之。受先不果而止。終身以爲恨。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。流寇之患日甚。先生謂平賊在良將。尤在良有司。宜大破成格。凡進士舉貢監諸生。不拘資地。但有文武幹略者。輒與便宜。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。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。如此則將兵者。所至皆有呼應。今拘以吏部之法。重以賄賂。隨人充數。是賣封疆也。時不能用。國亡。嘗上書南都。不用。又嘗參入軍事。旣解。鑿池寬可十畝。築亭其中。不通賓客。梓亭之名以此。風波旣定。至四明哭忠介。歸家始應諸生之請。庚子。講於東林。已。又講於毗陵。復歸講於里中。當事者彙欲薦之。力辭不出。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。曰。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。知者是也。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。賢者是也。故未可以槩而論之。及其至也。真知卽是行。真行始是知。

又未可以歧而言之。聞者無不歎服。浙之西安葉靜遠、戴山高弟也。千里貽書討論。先生喜曰：證人尙有緒言。吾得慰未見之憾矣。予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峯、曰黃梨洲、曰李二曲，最有名。而桴亭先生少知者，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邃也。節錄全祖望
皕培亭集

（此處為極淡之印文，內容難以辨認，疑似為另一篇論述或校勘記，與上方文字無直接關聯。）

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一

明 陸世儀撰

小學類

古者八歲入小學。十五入大學。此自是正理。然古者人心質樸。風俗淳厚。孩提至七八歲時。知識尙未開。今則人心風俗。遠不如古。人家子弟至五六歲。已多知誘物化矣。又二年而始入小學。即使父教師嚴。已費一番手脚。況父兄之教。又未必盡如古法乎。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。決當自五六歲始。

小學之書。文公所集備矣。然予以爲古人之意。小學之設。是教人由之。大學之教。乃使人知之。今文公所集。多窮理之事。則近於大學。又所集之語。多出四書五經。讀者以爲重複。且類引多古禮。不諧今俗。開卷多難字。不便童子。此小學所以多廢也。愚意小兒五六歲時。語音未朗。未能便讀長句。竊欲仿明道之意。採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。參以近禮。斟酌古今。擇其可通行者。編成一書。或三字或五字。節爲韻語。務令易曉。名曰節韻幼儀。俾之卽讀卽教。如頭容直。卽教之以端正。頭項。手容恭。卽教之以整齊。手足。合下便教。他知行並進。似於造就人材之法。更爲容易。

禮樂不可斯須去身。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。所以德性氣質。易於成就。今人自讀書之外。一無所事。不知禮樂爲何物。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。愚意自節韻幼儀外。更欲參酌古今之制。輯冠婚祭及鄉飲鄉

射諸禮爲禮書。喪禮不可豫習。擬另輯爲一卷。傳學者居喪時讀之。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爲樂書。俾童子十數歲時仍讀四書兼習書數。暇日則序於一處。教升歌習禮。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。務使之郁郁彬彬。則涵養氣質。薰陶德性。或可不勞而致。

凡人有記性。有悟性。自十五以前。物欲未染。知識未開。則多記性。少悟性。自十五以後。知識既開。物欲漸染。則多悟性。少記性。故人凡有所當讀書。皆當自十五以前。使之熟讀。不但四書五經。卽如天文地理。史學算學之類。皆有歌訣。皆須熟讀。若年稍長。不惟不肯誦讀。且不能誦讀矣。今人村塾中開蒙。多教子弟念詩句。直是無謂。

凡子弟學寫做書。不獨教他字好。卽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。

宋儒教小兒習字。先令影寫趙子昂大事千字文。稍長。習智永千字文。每版影寫十紙。既畢。後歇讀書一月。以全日之力。通影寫一千五百字。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。如此一二月乃止。必如此。方能後日寫多。運筆如飛。不至走樣。亦是一法。

四明程端禮有家塾。分年讀書法。教童子讀四書五經。先令讀正文。既畢。然後卻讀註。亦可。蓋子弟讀書。大約十歲以前。有記性。以後漸否。若令先讀正文。雖子弟至愚。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。此亦讀書之一法。况孟子一書。分章甚長。令子弟讀孟子。連集註讀。多不知首尾。每每易於漏脫。若先讀正文。亦可免此病。

文公有言。古有小學。今無小學。須以敬字補之。此但可爲年長學道者言。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。定須教以前法。

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。欲教童子歌詩習禮。以發其志意。肅其威儀。蓋恐蒙師惟督句讀。則學者苦於簡束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。然歌詩則近於鼓舞。習禮則便有簡束的意在。古人十三學樂誦詩。二十而冠。始學禮。蓋人當少年時。雖有童心。然父兄在前。終有畏憚。故法不妨與之以寬。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。年力既壯。則智計漸生矣。此時而純用誘掖。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。故法又當與之以嚴。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。二者因其年力。各有妙用。故古時成就人多。今之社學。止以句讀簡束童子。固失鼓舞之意矣。若誤認陽明之意。純用鼓舞。又豈古人之意乎。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。

近日人才之壞。皆由子弟早習時文。蓋古人之法。四十始仕。卽國初童子試。亦必俟二十後。方許進學。進學者。必試經論。養之者深。故其出之者大也。近日。人務捷得。聰明者。讀摘段數葉。便可拾青紫。其胸中何嘗一毫道理知覺。乃欲責其致君澤民。故欲人才之端。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。昔人之患在樸。今人之患在文。文翁治蜀。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。今日之勢。正與文翁相反。使民能反一分樸。則世界受一分惠。而反樸之道。當自教子弟始。有心世道者。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。

教小兒。不但是出就外傳謂之教。凡家庭之教最急。每見人家養子。當其知識乍開時。卽戲教以打人罵人。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。此等氣習。沁入心腑。人才何緣得成就。

家庭之教。又必原於朝廷之教。朝廷之教以道德。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。朝廷之教以名利。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。嘗有友人問。建文時何多忠義。予曰。此父兄之教嚴耳。友人問。何以知之。曰。以朝廷之教知之。蓋當時朝廷之教甚嚴。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。則累及父母。累及宗族。故孩提之時。苟或不肖。則其父兄必變色而訓之。語曰。少成若天性。習慣如自然。積柔既深。所以居官之時。雖九死而靡悔也。

灑埽應對進退。此真弟子事。自世俗習於侈靡。一切以僕隸當之。此理不講久矣。然應對進退。貧士家猶或有之。至於灑埽。則貧士家亦絕無之矣。偶過友人姚文初家。見其門庭蕭然。一切灑埽應對進退。皆令次公執役。猶有古人之風。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。其高風如此。爲貧士者。可以愧矣。

或問六藝。童子十五以內。恐未必能習。曰。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文字則與義字有別。文是習其事。義是詳其理。禮樂雖精微。然禮記云。十三學樂誦詩。又曰。十三舞勺。成童舞象。則知由蟲以及精。自有因年而進之法。射御雖非童子事。然北人與南人不同。曹丕典論論文。自言八歲卽學騎射。是射御亦非難事也。至於書數。尤易爲力。

古者八歲入小學。周官保氏掌養國子。教之六書。漢興。蕭何草律令。太史試學童。能諷書九千字以上。乃得爲史。又以六體試之。課最者。以爲尙書御史史。書令史。六體者。古文。奇字。篆書。隸書。繆篆。蟲書。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。摹印章。書幡信也。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。故人皆識字。今俗崇尚制科。人務捷得。至貴爲公卿。而目不識古文奇字。且并音畫亦多訛謬者。少此一段工夫也。

人少小時。未有不好歌舞者。蓋天籟之發。天機之動。歌舞卽禮樂之漸也。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。今人教子寬者。或流於放蕩。嚴者。或并遏其天機。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。欲蒙養之端難矣。

朱子蒙卦註曰。去其外誘。全其真純。八字最妙。童子時。惟外誘最壞事。如樗蒲博奕。及看搬演故事之類。極易使人流蕩忘反。善教子者。只是形格勢禁。不使得親外誘。樂記所謂姦聲亂色。不留聰明。淫樂慝禮。不接心術是也。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。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。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。

人家教子弟。固是要事。教女子尤爲至要。蓋子弟失教。至長大讀書知世事。猶有變化氣質之時。若女子失教。終身無可挽回。大則得罪姑嫜。敗壞風俗。小則墮壞家事。貽譏親黨。豈細故哉。

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。不可使之知書義。蓋識字則可理家政。治貨財。代夫之勞。若書義則無所用之。古今以來。女子知書義。而又閑禮法。如曹大家者有幾。不然。徒以導淫而已。李易安。朱淑真。使不知書義。未必不爲好女子也。

詩云。無非無儀。惟酒食是議。二語真教女子良法。少讀內則。怪其多載酒漿饈豆之事。由今思之。知古人良有深意。人家兒女教壞。多由乳母婢僕。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。故古人於乳母。必曰。擇於諸母與可者。至於婢僕。尤當時時切戒。

大學類

古者十五入大學。自稍有知識。合下便教他爲聖爲賢。故後來成就得大人物。今則惟讀書取科第矣。大字之義。不知何居。

玩朱註。大人之學四字。則知若不如此。便是小人之學。不知今之學者。肯自居於小人之學否。不肯自居於小人之學。而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何茫茫也。

今人見人講學。便指爲道學。不知人自十五入大學時。已箇箇講道學矣。習而不察。反以爲非笑。盍反而自思乎。

今之學校。卽古之大學。古者入而後學。今者學而後入。古者之學。主於修己治人。今則口耳佔畢而已。不知於朝廷何補。

古人好學佛學仙。而不好學聖人。不知聖賢。大學之道也。未嘗見人立地成佛。而欲立地立佛。未嘗見人白日升天。而欲白日升天。明明地放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。而決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。此之謂大惑。

西銘不可不讀。不讀西銘。不識萬物一體氣象。學者心胸終不得開拓。有語之以大學之道者。乃反以爲分也。

陸象山人物甚偉。其語錄議論甚高。氣象甚闊。初學者讀之。可以開拓心胸。

陸象山曰。此是大丈夫事。么麼小家相者。不足以承當。又曰。大世界不享。卻要占箇小蹊徑。大人不做。卻

要爲小兒態。直是可惜。又曰。上是天。下是地。人居其中。須是做得人。方不枉。讀以上數語。皆可令人感發。興起。志於聖人之道。朱子曰。人爲學。當如築九層之臺。須大做腳。始得。具此胸襟。方可與入道。今人自待甚薄。何與語此。

全仁義禮智之德。而不能得位行道。是爲天地負我。具耳目聰明之質。而不能爲聖爲賢。是爲我負天地。此理上際天下際地。皆須著人承當。非大其心胸。堅其骨力。卻如何承當得。

人處天地之間。無不學而成其能者。農學爲耕。工學爲藝。商賈學爲轉移貿易。無非學也。惟士則學爲聖賢。所以謂之大學。以此思之士。而不爲大學。與農工商賈何以異乎。或問不識字人。亦可與言大學之道否。予曰。大在心性。不在語言文字。今者讀書之人。借徑於語言文字。所以復其心性也。若不識字之人。識得自己心性。何不可與言大學之道。陸象山有言。若我則不識一字。亦須堂堂地還我一箇人。正是此意。學而開章第一便說一學字。在上古說這一箇字不難。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箇字。蓋三代以上。一道同風。學出於一。三代以下。百家爭鳴。學散爲百。自孔氏沒。而或爲楊。或爲墨。或爲申。韓。或爲黃。老。馴至後世。而爲詞章。爲訓詁。爲功名。爲禪玄。種種不一。而學之一字。敗壞分歧極矣。且不特異學一途。有以壞正學。卽正學一途。又有無限分爭樹幟。陽順陰逆。爲正學之蠹者。學之一字。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。舉世讀聖賢書。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。吾黨旣讀聖賢書。欲學聖賢之爲人。豈可不先認清這一箇字。莫道做人是一樣。看書是一樣。作文又是一樣。只是一箇道理。如此做人。則人便端正。如此看書。則書便

親切。如此作文。則文章便有識力。有議論。都是一貫將去。

爲學之弊有五端。而好異學。攻時文者不與焉。談經書則流於傳註。鄭玄、王弼之類是也。尙經濟則趨於權譎。管、韓、申、商之類是也。看史學則入於泛濫。明道譏上蔡爲喪志。朱子以伯恭爲眼蠱是也。務古學則好爲奇博。楊子雲、玄而無當。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。攻文辭則溺於辭藻。盧駱、王、楊皆名士。畢竟稱爲小才。韓、柳、歐、蘇爲大家。亦不免於夾雜是也。要之只不知大道。不知大道。故胸無主宰。到處差錯。問如何爲道學。曰。道者。天地自然之道。學者。學其所謂道也。

一部中庸。止說得一道字。一部大學。止說得一學字。

天下無講學之人。此世道之衰。天下皆講學之人。亦世道之衰也。三代之世。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各務躬行。各敦實行。庠序之中。誦詩書習禮樂而已。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。嘉隆之間。書院徧天下。講學者以多爲貴。呼朋引類。動輒千人。附影逐聲。廢時失事。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。此所謂處士橫議也。天下何賴焉。今人未嘗學道。便先要立一箇腔。拍凡一言一動。一巾一服。必先要求異於人。惟恐人不知爲學道。此皆是名心。名心德之賊也。道學畏人知。固不可。必求人知。亦不可。畏人知者。必至半途而廢。必求人知者。必至索隱行怪。

近世講學。多似晉人清談。清談甚害事。孔門無一語不教人。就實處做。論語曰。君子欲訥於言。而敏於行。又曰。敏於事而慎於言。又曰。君子先行其言。而後從之。又曰。君子恥其言。而過其行。都是恐人言過其實。

正嘉之間。道學盛行。至於隆萬。日甚一日。天下靡然成風。惟以口舌相尙。意思索然盡矣。此卽真能言聖人之言。已謂之徒言。已謂之清談。況於夾雜混亂。拾二氏之唾餘乎。

道學不可著意。著意便是有所爲而爲。子丙子冬間。有志斯道時。只是發念要做一箇人。字字句句要依四書做。初未嘗知所謂道學。一向只是如此。使知所謂道學。反多一番著意矣。

人謂出家修道。愚謂只出家便不是道。人苟欲出家。必所遭之父母。如伯壽、申生。所值之事變。如伯夷、叔齊而後可。原於天者謂之道。修於人者謂之學。貫天人而一之。方可謂之道學。此兩字正未易當。乃今人動以相戲。何也。

道學不可過於畏人知。若過於畏人知。其流必爲鄉愿。蓋此事原無不可對人言。且士憎多口。在孔孟皆不免。吾輩豈可過於求全而自餒其氣耶。

學道貴能自任。蓋旣自任。則使有一條擔子。輕易脫卸不得。若囁嚅進退。或有或無。吾見其終於叛道也。要實見得。道爲天地間不可無之道。學爲天地間不可無之學。我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。然後能擔當自任。

道生天地。天地生人。無是道。則天地且不成。天地人於何有。念及此。則弘道君子。豈可不竭力從事乎。道在天地間。原不可見。惟學道者能見之。鳶飛戾天。魚躍於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滿空中俱是道在。

人初生時。本自天人合一。其歧而二之者。氣稟物欲害之也。聖人能贊化育。參天地。只是全受全歸。